

# 社區方案規劃的認識論基礎

徐敏雄

## 壹、前言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知識必生成、傳遞、革新於社會情境，因而在探究有關人類知識習得、傳遞與變革的教育或學習方案等相關理論時，便不可能僅將目光集中在個體認知發展的心理層面，更需要同時觀照到其所處情境的時代變遷實況。同樣的，社區教育或方案規劃的理論建構也必奠基於瞭解社區居民如何透過社區生活建構知識、影響社區實體建構的過程，而這個知識與實體建構的過程，亦即社區方案規劃認識論的基礎。這個認識論議題在社區教育與方案規劃領域中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們深刻地關係到社區工作者

要規劃出怎樣的方案，才能使社區居民能夠順利地內化 (internalization) 既有知識，並將這些知識實際應用在社區生活中，甚至更進一步創造出具有改革社區現況或具有特殊地區性質的知識。為了更清楚理解社區方案規劃與實踐過程中影響社區居民自我與社區實體建構的認識論內涵，本文乃選擇知識社會學領域中以建構主義著稱的 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 之學說為基礎，試著提出觀照到群我間密切主客關係的社區方案規劃理論基礎和原則，以利日後社區教育或方案規劃的理論建構與實務推展。

## 貳、社會實體與自我形構的主客關係

大體上 Berger 和 Luckmann 是接續 A. Schutz 的認識論基礎，而進一步修正其有關個人與社會間主客觀關係的論點。Schutz 認為，雖然表面上看來人類的「社會世界」(life-world) 是行動者依據其生活經驗和主觀意向所建構起來的，但因人們的生活經驗和主觀意向又受到個人既有知識庫 (stock of knowledge) 的限制和影響，而人類知識庫又是人類將外在社會世界內化和客觀化 (objectivation) 的結果，所以社會世界基本上是一種客觀性的建構 (高宣揚，一九九八：五四九—五五〇)。對此論點，Berger 和 Luckmann 認為 Schutz 不但低估了個人主觀意識對生活世界的影響，也忽略了生活世界對個人日常生活實踐所產生的內

在關聯性。爲了修正Schutz的論點，Berger和Luckmann乃將焦點從生活世界的客觀性轉移到個體與生活世界之間互爲主客的關係上。

### 一、社會的客觀性建構

Berger和Luckmann基本上同意個體成爲「人」的過程，是在其與環境有所關聯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個環境包含了

大自然與人爲的網絡，而人類的發展從出生起大半就是由社會環境所決定。在個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由於人類作爲一種有機體先天就具有一種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會驅使他們去追求一個穩定的環境，以減低內在的不確定感。實際的方式就是透過將日常生活內容習慣化 (habitualization)，將每天所要進行的工作變爲一種慣例，以此來引導自身以及他人的言行。透過習慣化，偶然性的行爲逐漸被形塑成有規則的習慣，這些習慣使人們可預期在未來生命歷程中相類似情境再度出現時，它將會是怎樣的形式模樣。習慣化也讓行動者逐漸瞭解並熟悉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過程

及其相關的外在環境，從而增加自身在行動過程中的確定感和安全感，增強對生活中各種新挑戰的反應能力（高宣揚，一九九八：五六六—五六七）。但這是否意味著所有人類的習慣都是透過自身習慣化的過程才被個體接受呢？事實上並非如此。

無論Schutz、Berger或Luckmann都認爲，人們所理解的日常生活之所以會是一個井然有序的實體，主要因爲在個人能夠理解它們之前，它們已被某些人依某種秩序加以分類排列，之後再被放在個體的面前 (Berger & Luckmann, 1966: 35)。當人們被告知日常生活的實體是如此般的樣貌呈現時，它已具備事實的合法性，即便有人對它們產生某些質疑，也會因爲處於既定的生活規範中而不得不暫時將這份疑惑懸諸高閣。由於個體必須在短時間內處理迎面而來的狀況，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個體主要還是受到實用性的動機和知識所支配。但不同於Schutz將社會實體視爲人類純然客觀建構的看法，Berger和Luckmann認爲社會

實體應該是人類主客觀交互影響下所形構出來的，即包括內化、外化 (externalization) 和客觀化等三項交互作用的過程。他們相信，社會中的個體固然必須將外在價值實體予以內化、客觀化，才有與他人互動的基礎，個體也才能成爲社會的一份子；但在此同時，個體也會將自身的存有外化到所處社會中。

另外Berger和Luckmann也提到，在諸多人類與外在實體或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只有少部分經驗能殘留在人類意識裡，這些殘留的經驗可在記憶中成爲認知和記憶的實體，此實體即所謂「沈澱」(sedimentation)。除非沈澱能夠發生，否則任何人與他人互動的經驗便不會對於自身產生任何意義。至於這種沈澱如何產生呢？Berger和Luckmann認爲只有當個人與他人共享某種認知架構，並以該認知架構將生活經驗分類編整到自身的知識庫後，新經驗才能成爲內在知識庫中的沈澱物。又因人類的互動有賴一套共享的符號系統，因而所謂相互主觀的

沈澱就必須在共享的符號系統中才有可能。當人們使用這套符號系統和認知結構，以客觀化彼此互動經驗時，此共享經驗便具有社會性（即「社會沈澱」），這個沈澱的運作模式可能在未來不斷地被重複（Berger & Luckmann, 1966: 85-86）。如果我們再深層地進入社會互動網絡中，去探尋互動的要素，根據Berger和Luckmann看法，語言又是更根本的媒介。他們說：「語言提供我一個已經完成了的可能性，以此使我生命中所有經驗得以客觀化。此外，為了更廣泛地使我能將生活中持續發生的經驗客觀化，語言更提供了一種經驗分類的工具。語言分類和定型的能力讓我得以將各種經驗囊括到更廣大的範疇中，以至這些被定型分類的經驗不僅對我有意義而已，也對所有在我之後的語言使用者有所意義。：透過語言，我不僅能突破自己與他人的界限，和相同時空中的他人交談；也可以與非面對面情境中的人交談。因此，語言的超越能力，可以把不

是在此時此刻發生的各種對象以當下的樣式呈現出來」（Berger & Luckmann, 1966: 53-54）。

隨著人類知識經驗不斷地累積、沈澱、習慣化和制度化，人類生活中「象徵性共同世界」（symbolic universe）的也日漸成形。這裡所謂「象徵性共同世界」是存在於人類生活世界中，能夠提供個人生命經驗秩序感，使其在主觀上理解其經驗意義的一種共享參考標準；也就是在這個理解的過程中，個體被整合入與他人共享的意義共同世界。象徵性共同世界的秩序編整功能不但使事物各得其所，同時也賦予社會制度和秩序一個合法性基礎（Berger & Luckmann, 1966: 115）。此外，象徵性共同世界也勾勒出歷史的秩序。因為它將所有集體事件都囊括在一個包括古往今來的整合單位中。談到過去，它建立了記憶，並為所有人在社會化中所分享；對未來，它提供個人行動方案的共同參考架構。因而，象徵性共同世界使個人

能夠承先啓後，並相信自己是屬於一個充滿意義的永續共同世界。

因著象徵性共同世界的建構，人類日常生活的實體不但環繞在自身注意力所關注的「此地此刻」（here and now），它還影響到甚至囊括了非此地此刻的現象。處於此地此刻的脈絡中，個體通常會根據自身對生活實體感受的親疏遠近來體驗日常生活，更清楚地說就是人們會選擇與自己生活最親近、最相關、最容易處理的部分參與其中。他們之所以較重視某個部分，乃是因其所為與所欲之故；反之，對於較疏遠的部分，乃因投入較少注意和興趣之故，換言之，在此生活世界中，個體的意識主要是受到實用性的動機支配（Berger & Luckmann, 1966: 36-37; Berger, 1973: 56）。

## 二、社會的主觀性建構

Berger和Luckmann相信人類從哇哇落地的頭一天開始，能夠接受到怎樣的價值規範和生活模式主要都是由其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在操縱著。這

些重要他人會針對他們自身所處世界中諸多的價值和生活形態預先做個篩選和修正，之後決定要接受哪一套標準模式，並將此篩選修正後的訊息傳遞給自己的孩子。整個訊息篩選過濾的過程中，一切的判斷標準主要是依照意義他人所處社會結構的位置，當然也會因其個人經歷的特質差異而有所不同。除了

中，語言所客觀化的事物會成爲其意識指涉的對象，所謂實體概念的建構就是藉由持續地使用相同的語言將個人所經歷的事物予以客觀化。也因此，特殊的語言傳統不但成爲初級團體和集體認知的同的主要媒介，也成了區分這些社會中各類次級團體的主要判準 (Berger & Luckmann, 1966 173-174)。

這樣的客觀建構外，不同於Schutz的是，Berger和Luckmann又強調社會實體會隨人類生活的推進而有所改變。因爲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圈的擴大，孩童的認同會逐漸從小範圍特定他人的角色和態度中抽離，並推展到對一般人的認

但必須注意的是，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個人對過去經驗的理解和詮釋似乎是固定不變，而只有當前的認知才是處於變動的狀態，但Berger和Luckmann否定了這種看法。他們認爲，當個人回憶與重新詮釋往事的時候，詮釋的立場和觀點必然會隨著個人所處社會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就此來看，若希望改變某(群)人的意義體系或自我認同，就必須進入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中，透過社會關係的調整 (Berger, 1973 56-65)，即對其先前的認知實體從根本處進行大幅重組，使其對新的實體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 (Berger & Luckmann, 1966 176-177)。若就實踐的層面而言，這種具替

同，這種由具體意義他人之態度和角色抽離的過程，等於開始對所處社會產生認同，Berger和Luckmann相信唯有藉由概括化的認同作用，個體的自我認同才可能從社會中一般人的身上獲得持續性和一致性的增強，進而步入較穩定的狀態，而這種晶化作用是隨孩童語言的內化而來 (Berger & Luckmann, 1966 150-153)。因爲在孩童與他人交談中的過程

代性的再社會化要能發揮效果，就必須將個人抽離出過去與他人共享的重要世界觀。要塑造一個新的認知情境，使其採用這種新的觀點對過去的人、事、物不斷地重新詮釋，並理解到過去對實體認知的不足，而這些過去的東西都將隨著時間而逝去。經由這樣的程序，個人會逐漸地接受新觀點的詮釋，並且將以往的經驗重新嵌入新的思維結構中 (Berger & Luckmann, 1966 178-180)，此時，個人也等於是爲自身所處的世界重新建構出一個新的認知實體。

當然，Berger和Luckmann並不是天真地認爲替代性社會化是很容易達成的，實際上，因爲每一種人生觀和世界觀都是一個同謀關係，而同謀者就是那些創造出該社會情境且將該情境觀點視爲理所當然的人。個人將會發現在此情境中，自己會日益趨向於接受情境主流的觀點假設，因爲如此能減低日常生活的不確定感，並增加其被社會與他人接納的程度 (Berger 1973 63-64)。但人類的歷史中確實也有不少並不願接受主流

觀點的知識份子，當他們堅持不肯認同所處情境的價值觀時，他們多會集結社會中與他們有類似立場或觀點的同好，組成一個屬於自身價值立場的小社群。這個小社群因而成爲他們情緒上的避難所，提供他們與主流社會相偏離的觀點之客觀化社會基礎 (Berger & Luckmann, 1966: 144-145)。Berger和Luckmann認爲這些次級能否存活更爲重要的條件在於他們是不是能建立起一個專屬的次級團體，以作爲支持彼此信念客觀化的基地。因爲，這不但牽涉到偏離主流的價值觀是能夠獲得情緒性和實質性支持，更關係到這種價值觀能否擁有一個客觀化和外化的穩固基礎。

### 參、社區實體與自我認同的關聯性

從Berger和Luckmann理論可看出，透過語言的使用，人類各種社會互動網絡得以順利運作，社會關係也因而得以

建立。又因語言和各類社會規範與制度的存在先於個體自我的認同，所以生活的世界的實體等於是外在於人類個體而以客觀形式存在。但隨著人們生活圈的不斷擴大，互動的形式、內容和範圍持續益形複雜，爲了維繫一種群體生活的和諧以及社會關係的正常運作，在生活圈擴大的過程中，個體必須不停地與各式各樣與自己相異的他人取得某種意識層面和行爲模式的共識，如此社會共同生活方有可能。但在人類後期的社會化過程中，由於人們內在的知識庫中已經儲存了許多認知模式，因而個體會用這些既有的認知基模來認識、解讀新的生活世界。

當面臨的新事物不是既有的知識經驗能夠順利處理時，個體就會試著擴充或修正內在的知識庫。此時，人們的知識庫必然又不同於以往，在這樣的基礎上對過去經驗所進行的再詮釋，其結果也必然會與先前的詮釋結果有所差異，甚至影響到個體先前對自我認同以及群

體認同的定位。當人們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更動的時候，因著對生活世界中各樣事務的解讀方式不同，個體參與社會生活的方式也會做出一定程度的改變，因而影響到之後社會實體的建構。簡言之，人類的自我一方面是社會結構的產物，另一方面來看社會結構又是人類行動的產物，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爲主客的辯證關係。同樣的，這種辯證關係展現現在社區生活和社區方案實踐的層面上。

#### 一、社區實體和我是居民的

##### 客觀建構

在Berger和Luckmann建構主義概念裡，社區的歷史傳統對居民之所以能夠產生客觀影響，在於居民是生存於社區結構中，並透過其與他人交往互動的過程開始認識到社區既有道德規範、價值觀、生活方式、以及各類文化傳統等社區屬性，並將這些社區結構性要素內化到內在認知世界。至於社區各類價值信念之所以能順利在居民間傳遞、擴充，

主要是因為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生活圈亦從家庭擴大到鄰里、學校，經由共同語言和非語言符號的使用，個體不斷將外在的各樣客觀價值轉化為內在主觀的自我認知。也就是在參與社區共同生活的經驗中，社區居民得以從既有運作體系中「發現」自己的知識與家庭背景可以在整個大社區系統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透過不斷地嘗試、摸索，他開始理解到自己在社區中的角色定位。有關認同 (identity) 的概念，Castells (1997: 67) 認為它是社會行動者所知各項意義的建構過程，對多數社會行動者而言，意義乃是圍繞在基本的認同上，這種認同是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自我承擔 (self-sustaining)。因為認同必定來自於社會中的「角色」以及「角色單位」(roles)，而角色又是被規範結構、制度和社會組織所定義，它們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是透過人與制度、組織之間的協商後而產生，所以認同必然奠基在文化的基礎上而先於意義的來源。

Castells對認同、角色和社會制度與

組織之間關聯性的看法與 Berger 和 Luckmann 是相同的，他們都強調社區實體的想像 (image) 是通過社區居民與他人以及整個社區結構的互動過程，逐漸內化成主觀的認知，也就是藉由內化的過程將外在世界客觀化。在社區居民不斷地內化社區價值體系、參與社區公共生活、並釐清自身在社區體系中的角色的同時，也逐漸對其所處的社區產生認同歸屬感。因著個人對社區的認同感，社區既有的傳統和道德規範便更能夠成為個人道德生活的判準，循著這個價值和行為規準，個人才知道如何與社區中的他人建立起合作的鄰里關係。簡言之，社區既有的價值結構和生活方式左右了陸續進駐社區的居民之自我經驗形成，並引導他們參與各類團體與社區生活，以此解釋自身和所處環境之間的關係，並形成自我和社區的認同。

例如，出生在中下階級社區中的孩子，其孩童時期主要互動的對象以父母或原生家庭中的親屬為主，此時孩童們所使用的語言和接受的價值並非是他們

經由理性思考後選擇的，而是跟隨其父母或重要他人的語言習慣和生活方式。孩子在初級社會化的過程中，可能逐漸內化了中下階級的價值觀，養成與其父母相類似的生活方式。當孩子開始參與鄰里同儕，甚至進入幼稚園或小學而過著團體生活時，他們自我認同的來源除了來自家庭外，亦包含鄰里和學校。但無論是家庭中的父母、鄰里玩伴、學校的師長，其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很大的參考架構又來自於所處社區。所以，中下階級社區實體要素在社區居民出生或搬入之前就已存在，因著這些既有的實體要素，社區居民也會認定自己以及所處的社區在整個大社會中是中下階級的位置，這種自我和社區的認同等於構成了社區居民知識庫的基本架構和內涵。

## 二、社區實體與自我是居民的

### 主觀建構

此外 Berger 和 Luckmann 也提到，隨著孩童生活圈日漸擴大到鄰里、學校、社區，在他們的意識中，對於親人的情感依附和角色認同將逐步地從特定他人

身上抽離，進而推展到同儕以及其它社區居民身上。在整個自我認同擴展的過程中，由於孩童抽象思考和語言能力日漸成熟豐富，使其不僅可以與具體的人認同，更可認同於其它社區民衆，甚至形成一種超越親屬關係的社區認同。

但Berger和Luckmann特別提醒我們，個人在內化外在客觀實體的過程中，並非囫圇吞棗地將所有社區中所有的價值規範以及生活模式照單全收，因為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必然存在一些與社區民衆、甚至鄰里同儕相當不同的特殊經驗與認知，這些經驗與認知可能來自家族成員或個人獨特的嘗試，因而成爲他在內化外在客觀實體時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架構。也就是說，社區居民會以這個參考架構來解讀、認識社區中一切未曾接觸過的人事，之後才進一步內化到自己的知識庫中，這整個過程事實上主觀建構的成分大於客觀的社會化。

換言之，社區居民固然分享著社區預設的價值規範和生活模式，對於後進

的新居民而言當他們新進駐該社區時，也必須先內化社區既有的習慣和規範，他們才知道怎樣開始與社區鄰里共同生活。但這些規範遵循的模式並非一成不變，當居民在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規範時，可能會因社會變遷的影響而改變自身對既有規則或生活形態的理解，進而影響到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的表現。所以就認識論的範疇而論，因爲知識乃是各類價值判斷下的共識產物，故知識的形構必不可能脫離歷史情境和人類行動兩相交錯而成的脈絡（Peters &

Marshall, 1996: 121-123; Jarvis, 1992: 17-24）。人們與所處社會間存在著相互的關聯性，一方面人類習慣於接受現有社會中主流或有特殊權力所支持的文化，但在接受文化的過程中，人們也可能修正甚至拒絕某些文化中的要素。當整體社會變遷或個人社會地位有所改變，或其它另類的觀點具有權力、說服力或吸引力時，個體用來詮釋自身角色定位和社會實體的觀點也會有所差異，連帶的

所產生出來的行爲也會有所不同（Jarvis, 1992: 17.31 1995: 7-8）。從社區教育的範疇來看，若社區居民沒有進行溝通行動，則社區價值不會被人們內化；當學各類溝通行動產生時，因著居民不同的個人經驗和認知涉入社區體系，既有的社區結構必然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動。社區居民既是社區實體的承受者，同時也是改變者和創造者。

回到前一小節所列舉的說例：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出生在中下階層社區的孩子可能接受到充分的教育或擁有不錯的就業機會，因此增加了自身或家庭的收入。此時，這些孩子可能因爲自己後天教育、社會地位或經濟處境的提升，因而在主客觀上改變自我認同，甚至他們會不再認同原生社區，而選擇搬入其它較高級的住宅區，並以新的社區認同替代舊有的認同。當然，他們也可能在社經地位改善後不搬離原生社區而選擇繼續住在那裡，甚至有帶動、改革、發展社區的理想。但在此情況下，他們就必須承受作爲社區中次群體，甚

至是極小社群的壓力，如同Berger和Luckmann所言，如果他們期盼能夠為社區做些改變，則必須邀集有類似背景或理想的居民組成一個小社群，以作為情緒支持和實踐理想的根本基地，在這樣的基礎上試著去翻動社區各層面的既有價值結構與生活方式。綜合言之，社區居民的自我認同以及社區認同確實處於一種變動的狀態中，它們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社區既有的價值規範固然會對居民的自我認同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社區居民於生命歷程中一切的活動也必然會鬆動社區既有的結構要素，甚至修正、重塑另一種社區共同願景。

#### 肆、建構主義社區方案

##### 規劃的原則

從Berger和Luckmann建構主義的角度看社區方案規劃，其重要的啓示在於將社區居民成長過程中各樣生活事件都視為形構自我認同和社區實體的影響要素，透過居民與重要他人和一般他人的

互動，個體得以內化、客體化和外化社區實體，並形構自我認同。社區居民並非單向度地將社區實體中既有的知識傳送入知識庫中，而是會隨著生活圈的擴大和生活世界的結構性變遷，改變之前對於社區實體和自我認同的詮釋立場，進而對過去的歷史和當下的情境產生出另一種不同的體會和理解。Berger和Luckmann的認識論將人類從知識的客體，擴展到與知識互為主客的位置上，他們認為學習者不是知識的被動的接受者，更是主動積極的建構者；人類的認知結構形構於適應經驗世界的過程中，而非從純然的本體中發現。根據本文對Berger和Luckmann理論的引介，及其對社區實體和居民自我建構過程的解釋，我們可以進一步推導出該思想對於社區方案規劃原則的一些啓示，其內容主要包括下列諸項。

##### 一、要掌握社區實體與居民習性的歷史文化特性

就社區居民客觀化、內化社區既有價值，或適應社區集體生活方式的層面

而言，社區工作者在推動方案的過程中必須瞭解到，知識或價值信念並無法透過語言溝通「轉移」(transferred)給社區居民，工作者必須進入社區居民過去的經驗裡瞭解社區主要價值觀和生活形態的形構過程，並瞭解其中重要的歷史社會性背景；之後，再針對社區居民價值形構或學習的習慣進行瞭解，以掌握社區居民過去經驗的內容和習慣的學習模式為何。亦即進入居民所處社區的歷史社會脈絡中，從瞭解其語言、文化、生活形態等各層面開始，以規劃出具有社區色彩的方案。要讓居民能夠使用習慣的語言，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去認識、建構屬於自身與所處社區的知識與實體內涵。

##### 二、以社區或居民關切問題來誘發參與動機

在方案參與動機的誘發上，從Berger和Luckmann的觀點來看，社區方案規劃者可以從居民面臨的實際問題著手，以作為居民參與方案的動機來源。這種方案規劃模式將嘗試錯誤的過程視為居民

自我成長的利器，強調居民必須在不斷解決社區共同問題的過程中，儲備自己尋求問題解決之道的能力。方案規劃者在整個推動方案的過程中，重要的是去協助居民根據所處社區環境的問題，確立各類方案的目標，而非提供任何規範式的標準答案。也因此，在方案的評量上也不應只看居民參與方案後學到多少深奧的知識或行為改變了多少，而是要評量社區居民自己認為學到多少面對未來社區公共問題與規劃自我生活的知識和能力。

### 三、強調社區方案內涵必

#### 須具有公共性

但必須注意的是，如同Berger和Luckmann所述，社區中的各樣價值信念、知識、自我認同和社區實體都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是存在於各類社區和個人共同生活中的具體現象。它是經由社區居民各類社會互動所建構出來的，所以社區方案的內容不但應該是具有變動性，其內涵也應觀照到整個社區

生活的公共層面，而不僅是如同插花、修理家電、藝術創作等個人生活技能或創造力的提升。此外，又由於社區共同價值規範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奠基在每一位居民以及每一個次級社群的認同和參與上，故培育社區居民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與公民德行，便成了社區方案的一項重要任務。這裡所謂的方案公共性的強調並非極端地要居民犧牲私人性的興趣或目標，而是要訓練提供訓練居民具備以公平正義的標準來分析、思考公共事物的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的能力。

### 四、尊重並協助居民進行

#### 社區實體的修正或重建

再者，Berger和Luckmann也提到社區實體和自我認同是具有變動性的，所以以建構取向的社區方案所提供的知識與價值信念也僅是社區居民觀點轉換或調整生活方式的起點而非終點。換言之，居民並非一定得死硬地接受既有社區規範或生活方式，倘若社區居民在認識所

處社區實體之後，認為有必要也有意願對既存實體進行修正或革新，此時社區工作者便可進一步協助社區居民修正或重新建構一個社區居民所共同認可的社區實體。方案規劃者在這時所要做的是投入居民所處的社區中，透過與居民共同建構理想社區願景，對先前居民既有的自我認知或社區實體從根本處進行大幅翻修，重要的是要使居民對新的社區願景產生強烈的認同。要讓多數社區居民理解到過去價值信念或生活方式的不足，並刺激其脫離過去所共享的認知基模。只要社區方案能適時地提供社區居民一個認知或觀點轉化的思維脈絡，必可從居民的認知結構開始改變，進而牽動其它社區中的次團體，甚至達到整個社區的整個改變。

### 五、強調社區次級團體意見的充分表達

最後，前面提到社區方案公共性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於從制度層面保障每個居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也就是要

讓每種觀點、每種聲音都有充分表達的機會。若參考Berger和Luckmann次團體如何尋求支持以建立或鞏固其獨特立場的觀點，便可以明白合作學習或團隊工作的方式對於推動社區革新的重要性，因為唯有讓社區中各種不同的小眾心聲都可以在同質性小組中獲得最基本的情緒和理念支持，具開創性的非主流建議才能穩固地站立在社區強大的團體壓力之中而不被淹沒。另外，亦可配合類似社區論壇的方式，讓各樣小眾的聲音都有抒發的管道，也在這個共同分享、辯論、修正的過程中，培養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進而建構共享的社區共善。也只有讓小眾對次團體的認同可以延伸到整個社區，社區所建構出來的價值信念或生活方式之共同願景也才能夠對當代以及未來的社區居民發生影響力。

## 伍、結論

本文嘗試從Berger和Luckmann的觀

點，釐清社區居民、社區人群、社區方案、社區實體之間微妙且密切的主客關係。從他們的理論來看，人類的知識形構、傳遞、更新是一種社會現象，它發生於每一個年齡、每一次的人際互動、以及每一個生活場域中。同樣地，社區教育或方案推動也應該是人類透過與社會結構以及環境中他人主客觀互動下，共同形構、傳遞、累積和更新知識的一個方式。透過社區結構、社區居民、社區相關他人三方面主客觀的互動經驗，居民不斷地內化、外化、客觀化外在的環境實體，以此逐漸形成居民自身的自我認同；但也就是在居民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社區實體也不停地被修改、創造、認同。簡言之，個人自我認同與社區認同是一種持續性的辯證關係，社區居民的自我產生於社區結構，同時社區結構也隨著居民的生活而有變動發展的空間，社區結構和社區居民是處於互為主客的關係上。Berger和Luckmann的觀點為社區方案規劃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認識論基礎，期此一理論基礎對未來社區

方案規劃的研究與實務工作推動能有所助益。

(本文作者為臺灣師大社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參考資料

- 高宣揚 一九九八 當代社會理論 台北市 五南出版社
- Berger, Peter(197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 Berger, Peter & Luckmann, Thomas(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Castells, Manuel(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 Blackwell.
- Jarvis, Peter(1987). *Adult Learning in the Social Context*. London: Croom Helm.
- Jarvis, Peter(1992). *Paradoxes of Learning: On Becoming an Individual in Socie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Jarvis, Peter(1995).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s*.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Peters, Michael & Marshall, James(1996).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London: Washington, D.C.: Falmer Press.